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六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九十

三鄭高權崔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宦餘慶少善屬文擢進士第嚴震辟山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擢庫部郎中為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浮屠

法湊以罪為民訴闕下詔御史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逵為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參按述故史也餘慶劾述猥賤不宜與三司雜治時韙其言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多傳經義素善度支使于頔凡所陳必左右之頔坐事貶又歲旱饑朝廷議賑禁衛十軍為中書史漏言疊二忤故貶郴州司馬順宗以尚書左丞名會憲宗立即其官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

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爲光琦沮變者令涣往請必得
由是四方貲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絪執政
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涣傲然指
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後涣以贓
敗帝寖聞叱去事善之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醫
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黄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
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徼幸路不可擢者不悦改太子
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朱泚亂都輦數驚太常肄樂禁

用鼓餘慶以時久平奏復舊制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時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廷而少衣緑者品服大濫人不以為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及餘慶以宿徳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乃詔為詳定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為

副崔郾陳佩楊嗣復庾敬休為判官凡損增儀矩號稱詳東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為太子少師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穆宗立加撿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贈太保謚曰貞帝以其貧特給一月奉料為賵襚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四朝其祿悉賙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麤狹至官府乃開肆廣大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

大抵中外姻嫁其禮獻皆親閱之後生内謁必引見諄
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内
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
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誡使曰是
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詆其沽激餘慶不屑也奏議
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
其不適時與從父絪家昭國坊絪第在南餘慶第在北
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子澣

澣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焉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遷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時刺史或迫吏下紀功愛涵請責觀察使以杜其欺餘慶為僕射避除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文宗立入翰林為侍講學士帝使捽擷經史為要録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擿問之隨即酬析無留答因賜金紫服累進尚書左丞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興元創學廬澣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

戶部尚書名未拜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宣

四子處晦從讜尤知名

處晦字廷美文辭秀拔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節度使卒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處晦謂未詳更撰明皇雜録為時感傳

從讜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遷累左補闕令狐綯䰟扶皆瀞門生數進譽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為吏部侍郎銓次明允出為河東節度使徙宣武以善最聞改

嶺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名天下兵進援會麗
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讜募土豪署其酋石職爲
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僖宗立召爲刑部尚書久之
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國昌
問邊多虞入據振武雲朔等州南畧太谷河東節度使
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之戰數負
傳圭斬軫以徇彥球所部反攻傳圭殺之劫府庫爲亂
朝廷以爲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讜檢校司徒以宰

相扶復為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擇叅佐從讜即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勲員外郎趙崇為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言得才多也時承軍亂剽敓日旁午從讜既視事姦無庾情乃推捕反賊誅其首惡以彥球本善意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曠無餘猜故得其死力渠亾宿狡不敢發發又輙得士皆寒毛惕伏會黄

巢犯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讜發部兵屬北面招討副使諸葛爽入討從讜團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而李克用謂太原可乘以沙陀兵奄入其地壁汾東釋言討賊須索繁仍從讜以餼醪犒軍克用喻謂曰我且引而南欲與公面約從讜登城開勉感慨使立功報天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然陰縱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讜追安使與將王蟾高弁等踵擊亦會振武契苾通至與沙陀戰沙陀大敗引還即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讜合

諸將命持安出斬之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縣嵐石並河而南獨克用從數百騎過辭城下從讜以名馬器幣歸之明年賊平詔克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曰方省親雁門願公徐行從讜即日以監軍周從寓知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勅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黄頭軍以糧少刼其貲從讜間走絳州方道梗不通數月名拜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帝至興元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

還第卒謚文忠從讜進止有禮法性不矜滿沉毅有謀在汴時以處晦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扆於後生數稱譽之扆後位宰相張彦球者拳勢善鬬累破虜有功奏為行軍司馬後署金吾將軍初盜流中原沙陀强悍而卒收其用者蓋從讜為太原重也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二鄭云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

山以養母不干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表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歷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為萬年尉崔祐甫為相擢左補闕出為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解訖喪遷吏部貞元初詔擇十省郎治畿赤珣瑜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為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贄

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静惠下賤斂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僦運勞凡迎送勅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别檄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挂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為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為罪尹宜坐之終不為

萬人產沴也故下無怨讟時謂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復以吏部侍郎名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為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緡帛入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順宗立即遷吏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為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奄人攘撓政機韋執誼為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

誼起就閤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饔以待頃之
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
馬歸卧家不出七日罷爲吏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卒
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謚文獻兵部
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謚非春秋之正請更
議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成
漢也況珣瑜名臣二謚不嫌巽曰謚一正也堯舜是也
二謚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子覃

覃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
官為和糴使覃奏罷之穆宗立不卹國事數荒昵吐蕃
方強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
内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伺候中國假令緩急
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固民膏
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儲邊毋
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
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

忠也因詒覃曰閤中殊不款款後有為我言者當見卿

延英時閤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王承元徙鄭滑節度

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臣勞安其軍詒覃為宣

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始鎮人慢甚及覃傳詒開曉

大義軍遂安承元乃得去寶歷初擢京兆尹文宗召為

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覃於經術該深惇篤守正

帝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

親近為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

學頗思覃復名為侍講學士德裕既相以為御史大夫帝嘗謂殷侑善言經其為人鄭覃比也宗閔猥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侑之言他人不欲聞惟陛下宜聞之俄德裕罷宗閔復用覃繇户部尚書下除秘書監宗閔得罪遷刑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判國子祭酒李訓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陽郡公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

辭又言文人多恌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且設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因指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久則晦不治飾何由復新覃曰叔世之敝在先責實比皆不攝職事至慕王夷甫以不及為靳此本於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

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
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
諓諓願陛下不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
豈當時屈人耶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
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
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
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
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

以之覃既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祿廩比王府官再遷太子太師開成三年旱帝多出宮人李玨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吳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為無益放之盛德也覃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為左衽宜陛下以為殷鑒帝善其將美以病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俄罷為尚書左僕射武宗初李德裕復用欲援覃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仕卒覃清正

退約與人未嘗串狎位相國所居第不加飾內無妾媵女孫適崔皐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昏權家覃之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為天子言故終為相然疾惡多所不容世以為太過憚之始覃以經籍刓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子裔綽

裔綽峭立有父風以門蔭進為李徳裕所知擢渭南尉

直弘文館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劉潼繇鄭州刺史授
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
遣使者頒詔追罷之遷給事中楊漢公為荆南節度使
坐貪沓貶秘書監尋拜同州刺史裔綽與鄭公輿封還
制書帝自即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為漢公地者
遂終不易會賜宴禁中天子擊毬至門下官謂二人曰
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裔綽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
為人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墨沒敗官奈何以重地私

之帝變色翌日貶商州刺史時猶衣緑因詔賜緋魚後
懸秘書監遷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覃弟朗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中
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
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
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
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
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

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
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為善惡必記朕恐平日
言之不協治體為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
累遷諫議大夫為侍講學士由華州刺史入拜御史中
丞戶部侍郎為鄂岳浙西觀察使進義武宣武二節度
歷工部尚書判度支御史大夫復為工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中人李敬寔排朗騶導馳去朗以聞宣宗
詰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

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即斥敬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他官久之以疾自陳罷為太子少師卒贈司空始朗舉進士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一既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為衛州人九歲通春秋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父伯祥為好時尉安禄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

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為有益妨時勦人不得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為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為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為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百

姓懔懔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于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扉屨取足於人勞罷宛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贍鰥寡猶當稍息勞敝以嚬休之柰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

農有摧酤之敝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工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為風塵得不為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于天以人為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

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内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宫雕琢金玉之為孝者夏禹卑宫室盡力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及制作之初支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于天地千福萬禄先後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

書奏未報復上言王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稽於衆而順於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絶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不為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銷禍不勞人以禳禍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為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曽有為也若以為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曽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

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
勞人今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
食息搒笞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戢
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羣情徇
左右過計臣竊為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才異行高第累
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為朔方掌書記子儀怒判官張曇
奏抵死郢引救甚力忤子儀意下遷猗氏丞李懷光引
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乘輿懷光反

方銳不聽既又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羣將未集郢恐為懷光所乘與李鄘固止之會懷光子璀候郢郢因脅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且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豫焉今若恃衆而動自絕於天十室之小必得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璀大懼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歸國事洩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誚郢抗詞無所愧隱觀者為泣下懷光慙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撫屍

而哭懷光已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名拜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薦譽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絶請謁頔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為衰遷太常卿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病不能事王叔文黨根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監國而郢以刑部尚書罷明年為華州刺史政尚仁静初駱元光自華引軍戍良原元光卒軍入神策而州仍歲

餉其糧民困輸入累刺史憚不敢白郢奏罷之復名為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尚書固乞骸骨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貞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藁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平不治産有勸營之者答曰禄廩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郢之相也與鄭珣瑜同拜既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能得乃稱疾不出郢未有所建白俄與珣瑜免故議者賢珣瑜而

咎郢子定

贊曰王叔文雖内連姑尹外倚奄回以攘天權然是時太子已長朝無嫌𨶒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監國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嘿苟安所謂焉用彼相者矣珣瑜一怒卧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云

定辯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郢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

於社是順人乎郢興之小字董二世重其早慧以字顯
長通王氏易為圖合入出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
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鄭絪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皆
天下有名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劍南奏署掌
書記入為起居郎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德宗自興
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
外又廢宣武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為中尉竇文場恃

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絪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
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
陛下特以寵文瑒邪遂著為令也帝悟謂文瑒曰武德
貞觀時中人止内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
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麻制宣告
天下謂爾脅我為之文瑒叩頭謝更命中書作詔并罷
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絪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
乃悟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

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名絪草立太子詔絪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頷乃定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名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以怒

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黄裳方為帝夷削節度强王室建議裁可不闕決於絪絪常黙黙居位四年罷為太子賔客久乃檢校禮部尚書出為嶺南節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入為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保文宗太和中年老乞骸骨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絪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為烜赫事以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耆德推之
孫顗舉進士以起居郎尚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器

識宣宗時恩寵無比終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權德輿字載之父皐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為判官杜佑裴胄交辟之德宗聞其材名為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霪雨二時農田不開通亡日衆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

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佞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羨利以夸已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邊軍乏不稟糧名禍疆埸其事不細陛下疑為流言胡不以新利名延齡質覈本末擇中朝臣按覆邊資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

制誥進中書舍人當是時帝親攬庶政重除拜凡命諸
朝皆手制中下始德輿知制誥而徐岱給事中高郢為
舍人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
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
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撿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為
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為乏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
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
部貢舉真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為公

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減膳閔惻元元告於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内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踣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所在裁留經用以種貸民今兹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矣十四年

夏旱吏趣常賦至縣令為民毆辱者不可不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廪悉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糴於民則時價不踴而蓄藏者出矣又言大歷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税入如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鋭於上獻為國掊怨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虚籍剥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歷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經紕放者自謂技拭無期坐為匪人以動和

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旣空溘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宥紕𢾾者或起為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坐累徙太子賔客儀還前官時澤潞盧從史詐傲寖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輿諫以為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旣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

義則不可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輿復請赦承宗從史後皆畧如所料會裴垍病德輿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鍔繇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為不可德輿亦奏平章事非序進宜得比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勳否則强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鍔無功又非姑息時一假此名以開後人不可帝乃止董溪于臯謩以運糧使盜軍興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輿諫溪

等方山東用兵乾沒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斥太輕當責臣等繆誤審正其罪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法臣知已事不諍然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帝深然之嘗問政之寛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寛和不為察

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於治事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為本官以撿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扶風郡公子頔以子殺人自因親戚莫敢過門朝廷無為請者德輿將行言於帝曰頔之罪既貸不竟宜因賜寛詔帝曰然卿為吾過諭之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先是詔許孟容蔣乂刋彙格敕既成上之留禁中德輿請出其書與侍郎劉

伯芻參復研考定三十篇奏上復撿校吏部尚書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後二年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不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贍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搢紳羽儀云

子璩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故薦爲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以周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韓佽等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且亂國不宜出入禁中不聽及宗閔貶璩屢表辨解貶閬州刺史文宗憐其母病徙鄭州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第舉賢良方正授秘書省校書

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他學士不得上書矣固讓見聽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羣爲澧王作讓羣奏大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議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羣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進户部侍郎元和十二年以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既誅師古等妻子
没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産鹽
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爽然欲
赦之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
須出敕無及矣於是免死羣凡啟奏平恕如此帝嘗語
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為辨謗
畧以自儆鑒其要云何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
則欺偽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之說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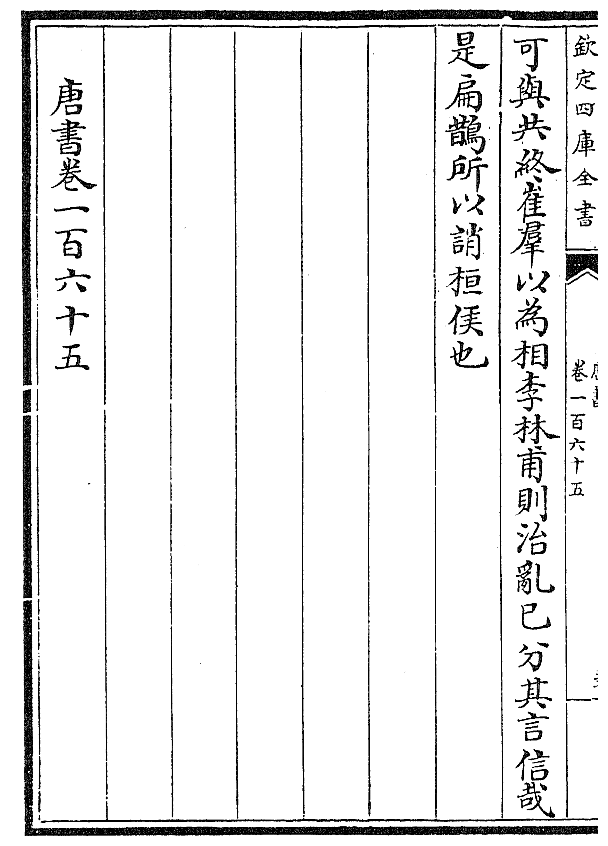
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繩之以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以欺帝韙其言處州刺史苗積進羨錢七百萬羣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户之賦是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安於逸樂遠正士昵小人

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寳為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禄山反為治亂分明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為感動羣以是諷帝故鑄銜之帝卒自相鑄會羣臣上帝號鑄欲兼用孝徳為號羣獨以為有睿聖則孝徳并見帝聞不樂會度支稟賜邊士不時物多弊惡李光顔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鑄奏邊鄙無事乃羣鼓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於是罷

為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名之勞曰我為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為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辦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俄拜御史大夫未幾檢校兵部尚書充武寧節度使羣以其副王智興得士心不若假以節度不報智興討幽鎮還籍兵逐羣羣失守左遷秘書監分司東都改華州刺史歷宣歙池觀察使進兵部尚書出為荊南節度使召拜吏部尚書卒年六十一

贈司空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於中猶以為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興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佞不遽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



可與共終崔羣以為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誚桓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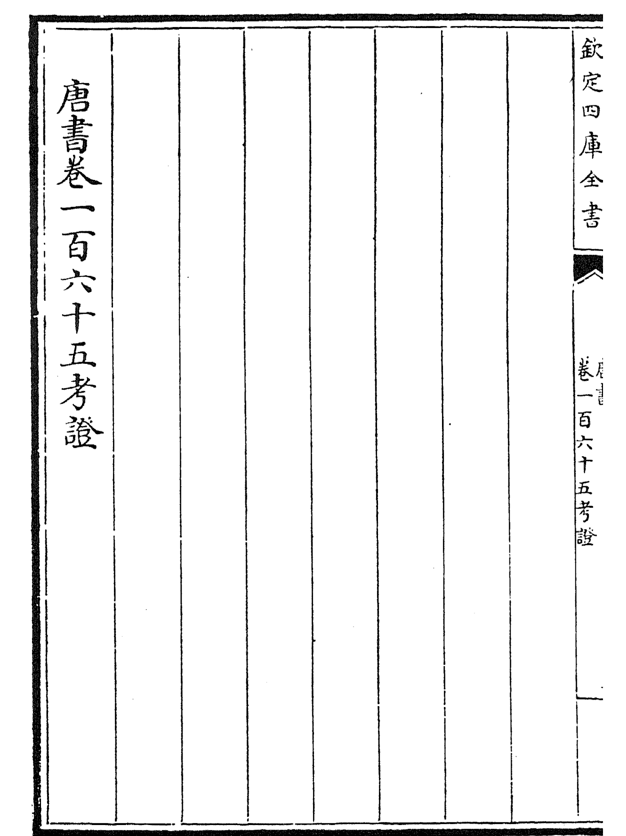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考證

鄭餘慶子澣○澣舊書作瀚

鄭珣瑜傳○舊書無

鄭絪傳累遷河中節度入爲御史大夫○沈炳震曰按舊書本紀長慶元年鄭絪自東都留守遷吏部尚書二年爲太子少傅四年自兵部尚書復爲吏部尚書太和二年以吏部尚書改太子少保其間無爲河中節度文未詳孰是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六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一

賈耽 令狐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書論事徙太平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爲度支判官累進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績名授鴻臚卿兼左右

威遠營使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耽名爲工部尚書耽納詔于懐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代吾且治行勅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規旄鉞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爲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廷有命即爲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乃行軍中遂安

俄為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許獵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僞號而陰蓄姦謀冀有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謂館于外耽曰與我隣道奈何疑之使㬥于野命館城中宴廡下納士皆心服耽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其德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

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移疾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元靖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産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盛强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為圖又以洮湟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為别録六篇河西戎之録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内華夷廣三丈從三

丈三尺以寸為百里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
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
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
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録以貞觀分天下隸
十道在景雲為按察開元為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
陽雜數罔不通其器恢然蓋長者也不喜臧否人物為
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
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

淳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傑為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為和親判官信安郡王禕表置靈州別駕關內道度支判官自代州都督名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

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恐衆爭壇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授二子官時軍屢興府庫虛寡希望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驩荅曰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畀金者皆得罪希望愛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蔭補濟

南參軍事剡縣丞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為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竒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南皆表置幕府入為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管經畧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為水陸轉運使改度支兼和糴使於是軍興餽漕佑得剸決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挐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廢縣

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
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
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
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
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
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
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
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司則二伯

益也伯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别駕隨刺史廵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為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

乣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黎苗凋瘵
天下户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
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
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跛扈不廷一省官
吏被罷者皆徃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
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況顧姻戚家産哉建武時公孫
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
割據皆羅取俊乂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悦輩繋刑

暴賦惟軍是䘏遇士人如奴囚無范睢業秦賈季强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擢省别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内官約户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為勲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議入不省盧杞當國惡之出

為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俄
遷嶺南節度使佑為開大衢疏析廛閈以息火災朱厓
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為
淮南節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
軍亂立其子愔請于朝帝不許乃詔佑檢校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討定之佑具舸艦遣
屬將孟準渡淮擊徐不克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
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

淮南初佑決雷陂以廣灌漑斥海瀕棄地為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隣畏之然寛假僚佐故南宫傳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為佑斥去之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為副佑既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邪乃出諫為河中少尹叔文欲揺東宫黨佑為助佑不應乃謀

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啇用度多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染還少府職務簡修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為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為無良邊臣有為而叛即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為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

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
外邪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鎮西域宣
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為法
恐後奉使者為國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國
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
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
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
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亡與

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逺人不服則修文徳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畧也今戎醜方强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絶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仍拜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

予備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册贈太傅謚曰安簡佑
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摭百家侔周六官
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為未盡因
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
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為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
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
亭觀林芿鑿山股泉與賔客置酒為樂子弟皆奉朝請
貴盛為一時冠天性精於吏職為治不皦察數斡計賦

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蔽云

子式方字考元以廕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卿高郢稱之佑既相出為昭應令遷太僕卿子悰尚公主式方以石戚輒病不視事穆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為營方藥羞膳及死朞而泣世稱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從郁元和初為左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為嫌再徙秘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

悰字永裕以門廕三遷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為相其壻
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歎曰德輿
有壻乃爾時岐陽公主帝愛女舊制選多戚里將家帝
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辭疾惟悰以選名見麟
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太和初由澧州刺史
名為京兆尹遷鳳翔忠武節度使入為工部尚書判度
支會公主薨悰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珏曰比
駙馬都尉皆為公主服斬衰三年故悰不得謝帝矍然

始詔杖而碁著于令會昌初為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監軍請悰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悰曰吾不奉詔而輒與罪也監軍怒表於帝帝以悰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伎有意倚悰為相矣踰年名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呼為聖米取陂澤

芟蒲實皆盡悰更表以為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湎宴適不能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為留守復節度劍南西川名為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内院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為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它宰相畢諴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悰

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悰遽
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
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
未幾册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為鳳翔荆南節
度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
悰悰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悰不意其死駭愕得
病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宰相百官臨奠悰於大議
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

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子畜休

懿宗時歷翰林學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

弟孺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初錢鏐遣弟銶率兵

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海昌都將沈粲行刺史事而昭

宗更命孺休為之以粲為制置指揮使鏐不悦密遣粲

害焉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粲曰殺爾金

焉往與兄述休同死悰弟惱

惱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龎勛反圍城處士辛讜自廣

陵來見愔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愔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揺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愔之聞難完濬城隍閲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愔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愔爲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愔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毬場賊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愔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西鼢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愔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讙乃請救於戍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

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為圓軍所包一軍盡沒慆使人間道走京師詣戴可師以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為圓所敗湘等並沒於是援絶賊乃以鐵鎖絶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為薄饘以給懿宗遣使加慆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勛遣圓入城見慆約降慆怒殺之勛復遺之書慆答書言安禄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黨勛累攻不得志會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

解去圍凡十月帽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讜冒圍出入
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帽遷義成軍節度
使檢校兵部尚書卒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
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
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顗病棄官復爲宣州團
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
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

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重輕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産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

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
冀其復强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呑也幽州幽陰慘殺也
聖人因以為名黄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
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鋭三晉
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
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
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
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

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為王霸者不得不為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為

寇以襄拓表以表撐襄混澒回轉顛倒横邪未嘗五年
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幸陜幸漢
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
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
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
使生人未至於怗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
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
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令者上策莫如自治何

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黄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轂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吴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吴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户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

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

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

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

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

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

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

在魏非魏强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

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敺人使戰

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敺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

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郗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徳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説徳裕不如遂取之以為

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彊百里用萬人為壘窒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為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

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卒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畧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為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為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齪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

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為墓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别杜甫云

顗字勝之幼病目母禁其為學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杜顗足敵數百人授秘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為浙西府賔佐德裕貴盛賔客無敢忤惟顗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顗吾無今日太和末名

為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行未及都
聞難作疏辭疾歸顗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
卒
令狐楚字殻士徳棻之裔也生五歳能為辭章逮冠貢
進士京兆尹將薦為第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
間能作蜚語楚嫌其争讓而下之既及第桂管觀察使
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
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歳謝歸李説嚴

綬鄭儋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
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儋暴死
不及占後事軍大讙將為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
草遺奏諸將圜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
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親喪解既除召授右拾遺
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為文於戕奏制令
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皇甫鎛以言利幸與楚蕭俛
皆厚善故薦於帝帝亦自聞其名召為翰林學士進中

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為中書舍人俄出為華州刺史後它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材鏄既相擢楚河陽懷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從滄州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旁州楚至中渾以數騎自往勞之衆甲而出見楚不疑乃

皆降楚斬其首惡衆遂定度出太原鎛薦楚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即位進門下侍郎鎛得罪時謂楚縁鎛以進且甞逐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俛輔政乃不敢言方營景陵詔楚為使而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等不償傭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為羨餘怨訴係路詔捕翬等下獄誅出楚為宣歙觀察使俄貶衡州刺史再徙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陜虢觀察使諫官論執不置楚至陜一日復罷還東都會逢吉復

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立逐出紳即拜楚爲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弟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鐫諭人人悅喜遂爲善俗入爲戶部尚書俄拜東都留守徙天平節度使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辭不取又毀李師古園檻僭制者久之徙節河東名爲吏部尚書檢校尚書石僕射故事檢校官重則從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俄兼太

常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會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軍文宗夜名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内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頷之既草詔以王涯賈餗冤指其罪不切仇士良等怨之始帝許相楚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為鹽鐵轉運使先是鄭注奏建榷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請廢使如舊法從之元和中出禁兵畀左右街使衛宰相入朝至建福門及是亂乃罷楚即奏鎮帥初拜必戎服屬杖

詣省謁辭本於鄭注實爲亂兆故王璠郭行餘驅將吏
蹀血京師所宜停止詔可開成元年上巳賜羣臣宴曲
江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怨沴感結稱疾不出乃請
給衣衾棺櫝以斂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豎數上疏
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謚曰文
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客以星步鬼神
進者一不接爲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宜疾甚諸
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爲奏謝

天子名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誅譴者衆請霽威普見昭洗辭致曲盡無所謬脱書已勅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謚勿求鼓吹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位是夕有大星霣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有詔停鹵簿以申其志子緒綯顯於時緒以蔭仕歷隋壽汝三州刺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綯當國固讓宣宗嘉其意乃止

綯字子直舉進士累擢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為湖州刺

史大中初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頎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邪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綯今守湖州因曰其為人宰相器也即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綯擿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

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書舍人襲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還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再拜司空未幾檢校司徒平章事為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淮南副大使安南平以饋運勞封涼國公龐勛自挂州還道浙西白沙入濁河剽舟而上綯聞遣使慰撫且餽

之裨将李湘曰徐兵擅還果反矣雖未有詔一切制亂
我得專之令其兵不二千而廣舟艦張旗幟示侈於人
其畏我甚高郵厓峭水狹若使荻艚火其前勁兵乘其
後一舉可覆不然使得絶淮泗合徐之不逞禍亂滋矣
綯懦緩不能用又自以不奉詔因曰彼不爲暴聽其度
淮何豫我哉勛還果盜徐州其衆六七萬徐之食分兵
攻滁和楚壽陷之糧盡啖人以飽詔綯爲徐州南面招
討使賊方攻泗州杜慆堅守綯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勛

謾辭謝緔曰數蒙赦所以未即降者一二將為異耳願圖去之以身聽命緔喜即請假勗節而勅湘曰賊已降第謹戍淮口無庸戰湘乃徹警釋械日與勗衆歡言後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醢湘及監軍郗厚本時浙西杜審權使票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覆賊偽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緔既師敗乃以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緔為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趙卒年七十

八贈太尉子滈渙渢
滈避嫌不舉進士綯輔政而滈與鄭顥為姻家怙勢驕
偃通賔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無敢言懿宗
嗣位數為人白發其事故綯去宰相因丐滈與羣進士
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夫崔瑄劾奏綯以十二
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為滈家事
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滈乃以長安尉為集賢校理
捎遷右拾遺史館修撰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

交䟽指其惡且言絢用李琢為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贓虐流著使天下兵戈調斂不給琢本進賂於滈滈為人子陷絢於惡顧可為諫臣乎又劾絢大臣當調護國本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侍郎李鄴為䕫王等侍讀亂長幼序使先帝貽厥之謀幾不及陛下且滈居當時謂之白衣宰相滈未甞舉進士而妄言已解使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滈亦懼求換它官改詹事府司直絢方守淮南上奏自治帝為貶雲為興元少

尹蛻華陰令滈亦湮阨不振死渙渢皆舉進士渙終中書舍人

定字履常楚弟及進士第太和末以駕部郎中為弘文館直學士李訓亂王遐休方以是日就職定往賀為神策軍并收欲殺者屢矣已而免終桂管觀察使

贊曰耽佑楚皆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磻中而玉表𢿌悰綯世當國亦無足譏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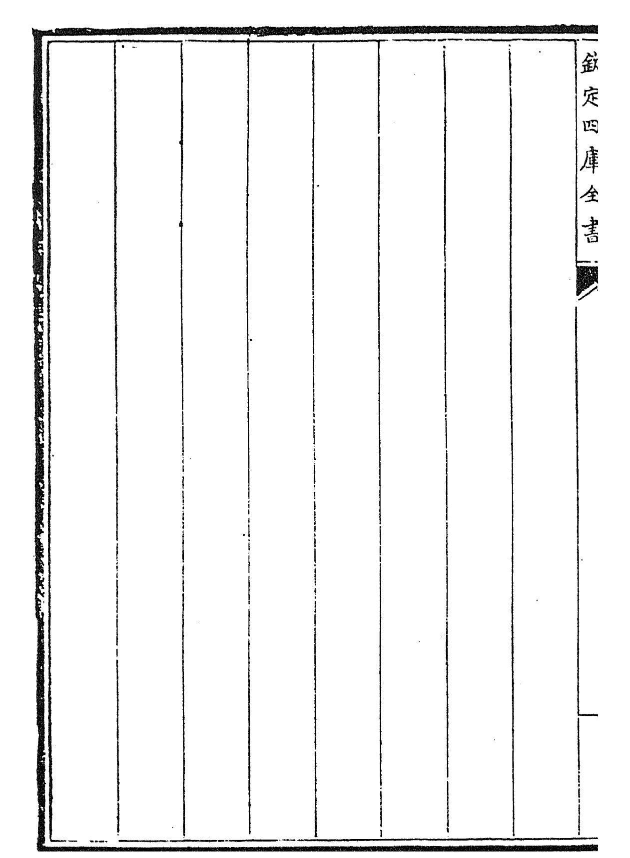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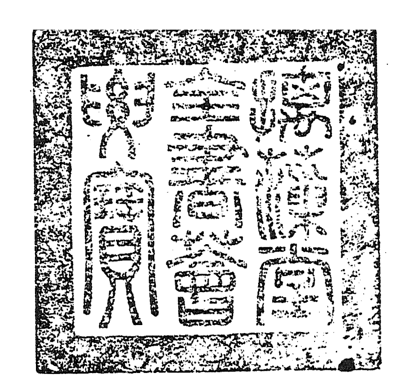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六十五第二十一頁後六行絪本以

儒術進守道寡欲刋本缺下八字據明監本補

卷一百六十六第十五頁前四行晉文常傭役諸

侯刋本文訛大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吳錫紱